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北史



北 史

(卷四六～卷一〇〇)

[唐]李延寿 撰

标点 陈勇等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长春·1995 年

北史卷四六
列传第三四

孙绍 张普惠 成淹 范绍
刘桃符 鹿愈 张耀
刘道斌 董绍 冯元兴

孙绍字世庆，昌黎人也。少好学，通涉经史。初为校书郎，稍迁给事中，后为门下录事，好言得失，与常景共修律令。延昌中，绍表曰：

臣闻建国有计，虽危必安；施化能和，虽寡必盛；政乖人理，虽合必离；作用失机，虽成必败。此乃古今同然，百王之定法也。今二號京门，了无严防；南北二中，复阙固守。长安、邺城，股肱之寄，穰城、上党，腹背所冯。四军、五校之轨，领、护分事之式，征兵储粟之要，舟车水陆之资，山河要害之权，缓急去来之用，持平赴救之方，节用应时之法，特宜修置，以固堂堂之基。持盈之体，何得而忽？

且法开清浊，而清浊不平，申滞理望，而卑寒亦免，士庶同悲，兵徒怀怨。中正卖望于下里，主案舞笔于上台，真伪混淆，知而不纠，得者不欣，失者倍怨。使门齐身等而泾、渭奄殊，类应同役而苦乐县异。士人居职，不以为荣；兵士役苦，心不忘乱。故有竞弃本生，飘藏他土，或诡名托养，散没人间；或亡命山藪，渔猎为命；或投杖强豪，寄命衣食。又应迁之户，逐乐诸

州；应留之徒，避寒归暖。职人子弟，随荣浮游，南北东西，卜居莫定。关禁不修，任意取适，如此之徒，不可胜数。爪牙不复为用，百工争弃其业。混一之计，事实阙如，考课之方，责辩无日。流浪之徒，决须精校。今强敌窥时，边黎伺隙，内人不平，久成怀怨。战国之势，窃谓危矣。必造祸源者，北边镇戍之人也。

若夫一统之年，持平用之者，大道之计也；乱离之期，纵横作之者，行权之势也。故道不可久，须文质以换情；权不可恒，随湾隆以牧物。文质应世，道形自安，湾隆获衷，权势亦济。然则王者计法之趣，化物之规，圆方务得其境，人物不失其地。

又先帝时，律、令并议，律寻施行，令独不出，十余年矣。臣以令之为体，即帝王之身，分处百揆之仪，安置九服之节，乃是有为之枢机，世法之大本也。然修令之人，亦皆博古，依古撰置，大体可观，比之前令，精粗有在。但主议之家，大用古制。若令依古，高祖之法，复须升降，谁敢措意有是非哉？以是争故，久废不理。然律、令相须，不可偏用，今律班令止，于事甚滞。若令不班，是无典法，臣下执事，何依而行？臣等修律，非无勤止，署下之日，臣乃无名，是谓农夫尽力，他食其秋，功名之所，实怀于悒。

正光初，兼中书侍郎。绍性抗直，每上封事，常至恳切，不惮犯忤。但天性疏脱，言乍高下，时人轻之，不见采览。绍兄世元善弹筝，早卒，绍后闻筝声，便涕泗呜咽，舍人而去。后为太府少卿，曾因朝见，灵太后谓曰：“卿年稍老矣。”绍曰：“臣年虽老，臣卿乃少。”太后笑之。迁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

绍曾与百寮赴朝，东掖未开，守门候旦。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，窃谓曰：“此中诸人，寻当死尽，唯吾与卿，犹享富贵。”未几，有河阴之难。绍善推禄命，事验甚多，知者异之。

永安中，拜太府卿，以前参议《正光壬子历》，赐爵新昌子。后卒于右光禄大夫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宣。子伯元袭爵。

张普惠字洪赈，常山九门人也。身長八尺，容貌魁伟，精于《三礼》，兼善《春秋》百家之说。太和十九年，为主书，带制局监，颇为孝文所知。转尚书都令史。任城王澄重其学业，为其声价。澄为雍州刺史，启普惠为府录事参军，寻行冯翊郡事。

澄功衰在身，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园马射。普惠奏记于澄曰：

窃闻三杀九亲，别疏昵之叙；五服六术，等衰麻之心。皆因事饰情，不易之道者也。然则莫大之痛，深于终身之外，书策之哀，除于丧纪之内。外者不可无节，故断之以三年，内者不可遂除，故敦之以日月。况《礼》，大练之日，鼓素琴，盖推以即吉也；小功以上，非虞祔练除不沐浴，此拘之以制也。曾子问曰：“相识有丧服，可以与于祭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缌不祭，又何助于人。”祭既不与，疑无宴食之道。又曰：“废丧服，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？”子曰：“脱衰与奠，非礼也。”注云：“谓其忘哀疾。”愚谓除丧之始，不与馈奠，小功之内，其可观射乎？《杂记》云：“大功以下，既葬适人，人食之。其党也食之，非其党不食。”食犹择人，于马射为或非宜。伏见明教，立射会之限，将以二七令辰，集城中文武肄武艺于北园，行揖让于中否。时非大阅之秋，景涉妨农之节，国家缟禕甫除，殿下功衰仍袭，释而为乐，以训百姓，便是易先王之典教，忘哀戚之情，恐非所以昭令德、视子孙者也。案射仪，射者以礼乐为本，忘而从事，不可谓礼；钟鼓弗设，不可谓乐。舍此二事，何用射为。

又七日之戏，令制无之，班劳所施，虑违事体，府库空虚，宜待新调。乞至九月，备饰尽行，然后奏《狸首》之章，宣矍相之命，声轩县，建云钲，神人忻畅于斯时也。

澄意纳其言，托辞自罢，乃答曰：“今虽非公制，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。且纂文习武，人之常艺，岂可于常艺之间，要须令制乎？《礼》兄弟内除，明哀已杀，小功，客至主不绝乐，听乐则可，观武岂伤？直自事缘须罢，先以令停，方获此请，深具来意。”

澄转扬州，启普惠以羽林监领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。普惠既为

澄知，历佐二藩，甚有声誉。还朝，仍羽林监。

澄遭太妃忧，臣寮为立碑颂，题碑欲云：“康王元妃之碑。”澄访于普惠，普惠答曰：“谨寻朝典，但有王妃，而无元字。鲁夫人孟子称元妃者，欲下与继室声子相对。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，更无声子、仲子之嫌，窃谓不假元字以别名位。且以氏配姓，愚以为在生之称，故《春秋》‘夫人姜氏至自齐’；既葬，以谥配姓，故经书‘葬我小君文姜’，又曰‘来归夫人成风之榭’，皆以谥配姓。古者妇人从夫谥，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，故特蒙褒锡，乃万代之高事，岂容于定名之重，而不称‘烈懿’乎？”澄从之。

后为步兵校尉，以本官领河南尹丞。宣武崩，坐与甄楷等饮酒游从，免官。故事，免官者，三载之后，降一阶而叙，若才优擢授，不拘此限。熙平中，吏部尚书李韶奏普惠有文学，依才优之例，敕除宁远将军、司空仓曹参军。朝议以不降阶为荣。时任城王澄为司空，表议书记多出普惠。

广陵王恭、北海主顗疑为所生祖母服期与三年，诏群寮会议。普惠议曰：

谨案：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，为二国太妃，可谓受命于天子，为绍封之母矣。《丧服》“慈母如母”在三年章，《传》曰：“贵父命也。”郑注云：“大夫之妾子，父在为母为大功，则士之妾子为母期。父卒，则皆得伸。”此大夫命其妾子，以为母所慈，犹曰贵父命，为之三年，况天子命其子为列国王，命其所生母为国太妃，反自同公子为母练冠之与大功乎。《传》曰：“始封之君，不臣诸父昆弟。”则当服其亲服。若鲁、卫列国，相为服期，判无疑矣。何以明之？《丧服》“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。”《传》曰：“何以大功？尊同也。尊同，则得服其亲服。诸侯之子称公子，公子不得祢先君。”然则兄弟一体，位列诸侯，自以尊同，得相为服，不可还准公子，远厌天王。故降有四品，君、大夫以尊降，公子、大夫之子厌降，名例不同，何可乱也。《礼》大夫之妾子，以父命慈己，申其三年。太妃既受命先帝，光昭一国，

二王胙土茅社，显锡大邦，舍尊同之高据，附不祢之公子，虽许、蔡失位，亦不是过。《服问》曰：“有从轻而重，公子之妻，为其皇姑。”公子虽厌，妻尚获申，况广陵、北海，论封君则封君之子，语妃则命妃之孙，承妃纂重，远别先皇，更以先后之正统，厌其所生之祖嫡，方之皇姑，不以遥乎？今既许其申服，而复限之以期，比之慈母，不亦爽欤？《经》曰：“为君之祖父母、父母、妻、长子。”《传》曰：“何以期？父母长子君服斩。妻则小君。父卒，然后为祖后者，服斩。”今祖乃献文皇帝，诸侯不得祖之。母为太妃，盖二王三年之证。议者近背正经，以附非类，差之毫毛，所失或远。且天子尊则配天，莫非臣妾，何为命之为国母，而不听子服其亲乎？《记》曰：“从服者，所从亡则已。”又曰：“不为君母之党服，则为其母之党服。”今所从既亡，不以亲服服其所生，则属从之服，于何所施？若以诸王入为公卿，便同大夫者，则当今之议皆不须以国为言也。今之诸王，自同列国，虽不之国，别置臣寮，王食一方，得不以诸侯言之？敢据《周礼》，辄同三年。

当时议者，亦有同异。国子博士李郁于议罢之后，书难普惠，普惠据《礼》还答，郑重三反，郁议遂屈。

转谏议大夫，澄谓普惠曰：“不喜君得谏议，唯喜谏议得君。”时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，赠相国、太上秦公。普惠以前世后父无太上之号，诣阙上疏，陈其不可，左右畏惧，莫敢为通。会闻胡家穿圻下坟有盘石。乃密表曰：“窃见故侍中、司徒胡公，怀道含灵，实诞圣后，近枢克惟允之寄，居槐体论道之明。故以功余九锡，褒假鸾纛，深圣上之加隆，极慈后之至爱，宪章天下，不亦可乎！而太上之号，窃谓未衷。何者？《礼记》曰：‘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尝禘郊社，尊无二上。’窃谓高祖受禅于献文皇帝，故仰尊为太上皇，此因上上而生名也。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，盖取三从之道，远同文母，列于十乱，则司徒为太上，恐乖系敕之意。《易》曰：‘困于上者，必反于下。’比克吉定兆，而以浅改卜，群尽悲惋，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，启圣

情。伏愿停司徒逼同之号，从卑下不逾之称，则天下幸甚。”

太后览表，亲至国珍宅，召集五品已上博议其事，任城王澄、太傅清河王怿、侍中崔光、御史中尉元匡、尚书崔亮并同有难，普惠并以理正之，无所屈。廷尉少卿袁翻曰：“《周官》上公九命，上大夫四命，命数虽殊，同名为上，何必上者皆是极尊。”普惠厉声呵翻曰：“礼有下卿、上士，何止大夫与公。但今所行，以太加上，二名双举，不得非极。雕虫小艺，微或相许，至于此处，岂卿所及！”翻甚有惭色，默不复言。议者咸以太后当朝，志相党顺，遂奏曰：“张普惠辞虽不屈，然非臣等所同。涣汗已流，请依前诏。”太后复遣元叉、贾璆宣令谓普惠曰：“朕之所行，孝子之志。卿之所陈，忠臣之道。群公已有成议，卿不得苦夺朕怀。后有所见，勿得难言。”

初，普惠被召，传诏驰骅骝马。来甚迅速，伫立催去。普惠诸子忧怖涕泗。普惠谓曰：“我当休明之朝，掌谏议之任，若不言所难言，谏所难谏，便是唯唯，旷官尸禄。人生有死，死得其所，夫复何恨。然朝廷有道，汝辈勿忧。”及议罢，旨劳还宅，亲故贺其幸甚。

时中山杜弼遗书普惠曰：“明侯深儒硕学，身负大才，执此公方，来居谏职，蹇蹇如也，谔谔如也，一昨承在胡司徒第，当庭面诤，虽问难锋至，而应对响出。宋城之带始紫，鲁门之柝裁警，终使群后逡巡，庶寮拱嘿，虽不见用于一时，固已传美于百代。闻风快然，敬裁此白。”普惠美其此书，每为口实。

普惠以天下人调，幅度长广，尚书计奏，复征绵麻，恐人不堪命。上疏曰：“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，遵先皇之轨。夙宵惟度，欣战交集。仰惟高祖废大斗，去长尽，改重秤，所以爱万姓，从薄赋。知军国须绵麻之用，故云幅度之间，亿兆应有绵麻之利，故绢上税绵八两，布上税麻十五斤。万姓得废大斗，去长尺，改重秤，荷轻赋之饶，不适于绵麻而已。故歌舞以供其赋，奔走以役其勤。夫信行于上，则亿兆乐输于下。自兹已降，渐长阔，百姓嗟怨，闻于朝野。伏惟皇太后未临朝之前，陛下成谅闇之日，宰辅不寻其本，知天下之怨绵麻，不察其幅广、度长、称重、斗大，革其所弊，存其可存，而特

放绵麻之调，以悦天下之心。此谓悦之不以道，愚臣所以未悦者也。”

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，时听奉见。自此之后，月一陛见。又以孝明不亲视朝，过崇佛法，郊庙之事，多委有司，上疏曰：“伏惟陛下重晖纂统，钦明文思，天地属心，百神仁望。伏愿躬致郊庙之虔，亲纡朔望之泽，释奠成均，竭心千亩，明发不寐，洁诚禋裸，孝弟可以通神明，德教可以光四海。然后精进三宝，信心如来。道由化深，故诸漏可尽；法随礼积，故彼岸可登。量撤僧寺不急之华，还复百官久折之秩。已兴之构，务从简成；将来之造，权令停息。但仍旧贯，亦何必改作。庶节用爱人，法俗俱赖。”寻别敕付外，议释奠之礼。

时史官克日蚀，豫敕罢朝。普惠以逆废非礼，上疏陈之。又表论时政得失：一曰审法度，平斗尺，租调务轻，赋役务省。二曰听舆言，察怨讼，先皇旧事有不便于政者，请悉追改。三曰进忠谏，退不肖，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。四曰兴灭国，继绝世，勋亲之胤，所宜收叙。

书奏，孝明、灵太后引普惠于宣光殿，随事难诘。廷对移时，太后曰：“小小细务，一一翻动，更成烦扰。”普惠曰：“圣上之养庶物，若慈母之养赤子，今赤子几临危壑，将赴水火，以烦劳而不救，岂赤子所望于慈母”，太后曰：“天下苍生，宁有如此苦事？”普惠曰：“天下之亲懿，莫重于太师彭城王，然遂不免枉死。微细之苦，何可得无？”太后曰：“彭城之苦，吾已封其三子，何足复言。”普惠曰：“圣后封彭城之三子，天下莫不忻至德，知慈母之在上。臣所以重陈者，凡如此枉，乞垂圣察。”太后曰：“卿云兴灭继绝，意复谁是？”普惠曰：“昔淮南逆终，汉文封其四子，盖骨肉之不可弃，亲亲故也。窃见咸阳、京兆，乃皇子皇孙，一德之亏，自貽悔戾，沈沦幽壤，緌焉弗收，岂不是兴灭继绝之意？”太后曰：“卿言有理，当命公卿博议。”

及任城王澄薨，普惠荷其恩待，朔望奔赴，至于禫除，虽寒暑风雨，无不必至。初，澄嘉赏普惠，临薨启为尚书右丞。灵太后既深悼澄，览启从之。诏行之后，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，不应便居管辖，相

与为约，并欲不放上省，纷纭多日乃息。

正光二年，诏遣杨钧送蠕蠕主阿那瓌还国。普惠谓遣之将貽后患，上疏极言其不可，表奏不从。魏子建为益州刺史，有赃罪，普惠被使验之，事遂得释，故子建父子甚德之。时梁西丰侯正德诈称降款，朝廷颇事当迎。普惠请付扬州，移还萧氏，不从。俄而德果逃还，后除光禄大夫，右丞如故。

先是，仇池武兴郡氏数反，西垂郡戍，租运久绝，诏普惠以本官为持节、西道行台，给秦、岐、泾、华、雍、豳、东秦七州兵武三万人，任其召发，送南秦、东益二州兵租，分付诸戍。其所部将统，听于关西牧守之中随机召遣。军资板印之属，悉以自随。事讫还朝，赐绢布一百段。时诏访冤屈，普惠上疏，多所陈论。

出除东豫州刺史。淮南九戍十三郡，犹因梁前弊，别郡异县之人错杂居止。普惠乃依次括比，省减郡县，上表陈状，诏许之。宰守因此，绾摄有方，奸盗不起，人以为便。

普惠不营财业，好有进举，敦于故旧。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，早终，其子长瑜，普惠每于四时请禄，无不减膳，给其衣食。及为豫州，启长瑜解褐，携其合门拯给之。在州卒，谥曰宣恭。

成淹字季文，上谷居庸人也。好文学，有气尚。仕宋为员外郎，领军主，援东阳、历城。皇兴中，降慕容白曜，赴阙，授兼著作佐郎。时献文于仲冬月欲巡漠北，朝臣以寒甚固谏，并不纳。淹上《接輿释论》帝览之；诏尚书李欣曰：“卿诸人不如成淹论，通释人意。”乃敕停行。

太和中，文明太后崩，齐遣其散骑常侍裴昭明、散骑侍郎谢竣等来吊，欲以朝服行事。主客不许，昭明等执志不移。孝文敕尚书李冲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。冲奏遣淹。昭明言：“不听朝服行礼，义出何典？”淹言：“玄冠不吊，童孺共闻。昔季孙将行，请遭丧之礼，千载之下，犹共称之。卿方谓义出何典，何其异哉！”昭明言：“齐高帝崩，魏遣李彪通吊，初不素服，齐朝亦不为疑。”淹言：“彪通吊之日，

朝命以吊服自随。彼不遵高宗追远之慕，乃逾月即吉。齐之君臣，皆已鸣玉盈庭，彪行人，何容独以衰服间衣冠之中？我皇处谅闇以来，百官听于冢宰，卿岂得以此方彼也？”昭明乃摇膝而言曰：“三皇不同礼，亦安知得失所归。”淹言：“若如来谈，卿以虞、舜、高宗为非也？”昭明相顾笑曰：“非孝者，宣尼有成责，行人亦弗敢言。使人唯赍绮褶，不可以吊，幸借衣帻，以申国命。今为魏朝所逼，还南日，必得罪本朝。”淹言：“彼有君子也，卿将折中，还南日，应有高赏。若无君子也，但令有光国之誉，虽非理得罪，亦复何嫌。南史、董狐，自当直笔。”既而敕送衣帻给昭明等，明旦引入，皆令文武尽哀。后正佐郎。

其后齐遣其散骑常侍庾革、散骑侍郎何宪、主书邢宗庆等来聘，孝文敕淹接于外馆。宗庆语淹言：“南北连和既久，而比弃信绝好，为利而动，岂是大国善邻之义？”淹言：“夫为王者不拘小节，岂得眷眷守尾生之信！且齐先主历事宋朝，当应便尔欺夺？”宗庆、庾革及从者皆相顾失色。何宪知淹昔从南入，以手掩目曰：“卿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肃。”淹言：“我舍逆效顺，欲追踪陈、韩，何于禁之有！”宪亦不对。

王肃之至，銮舆行幸，肃多扈从，敕淹将引，若有古迹，皆使知之。行到朝歌，肃问：“此是何城？”淹言：“纣都朝歌城。”肃言：“故应有殷之顽人。”淹言：“昔武王灭纣，悉居河洛，中因刘、石乱华，仍随司马东度。”肃知淹寓青州，乃笑谓曰：“青州何必无其余种。”淹以肃本隶徐州：“若言青州，本非其地，徐州间今日重来，非所知也。”肃遂伏马上掩口笑，顾谓侍御史张思宁曰：“向聊因戏言，遂致辞溺。”思宁驰马以闻，孝文大悦，谓彭城王勰曰：“淹此段足为制胜。”舆驾至洛，肃因侍宴，帝戏肃曰：“近者行次朝歌，闻成淹共卿殊有往复，卿试重叙之。”肃言：“臣于朝歌失言，一之已甚，岂宜再说。遂大笑。肃又言淹才词，宜应叙进。帝言：“若因此进淹，恐辱卿转甚。”肃言：“臣屈己达人，正可显臣之美。”帝曰：“卿为人所屈，欲求屈己之名，复于卿大优。”肃言：“淹既蒙进，臣得屈己申人，此所谓陛下

惠而不费。”遂酣笑而止。赐淹龙厩上马一疋，并鞍勒宛具，朝服一袭，转谒者仆射。

时迁都，帝以淹家贫，敕给事力，送至洛阳，使与家累相随。及车驾济淮，敕征淹，淹于路左请见，曰：“敌不可小，愿圣明保万全之策。伏闻发洛已来，诸有谏者，解官夺职，恐非圣明纳下之义。”帝优而容之。帝幸徐州，敕淹与闾龙驹专主舟楫，将泛泗入河，溯流还洛。军次碭碣，淹以黄河浚急，虑有倾危，乃上疏陈谏。帝敕淹曰：“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，故京邑人贫。今移都伊、洛，欲通运四方。黄河急浚，人皆难涉，我因此行乘流，所以开百姓之心。知卿诚至而不得相纳。”赐骅骝马一疋，衣冠一袭。除羽林监、主客令。

于时宫极初构，运材日有万计，伊、洛流渐，苦于厉涉。淹遂启求救都水造浮航。帝赏纳之，意欲荣淹于众，朔旦受朝，百官在位，乃赐帛百疋，知左右二都水事。景明三年，出除平阳太守。还朝，病卒，赠光州刺史，谥曰定。

子霄，字景鸾，好为文咏，坦率多鄙俗，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，诗赋间起，知音之士所共嗤笑。卒于书侍御史。

范绍字始孙，敦煌龙勒人也。少聪敏，年十二，父命就学，师事崔光。以父忧废业，母又诫之曰：“汝父卒日，令汝远就崔生，希有成立。今已过期，宜遵成命。”绍还赴学。太和初，充太学生，转算生，颇涉经史。孝文选为门下通事令史，迁录事，掌奏文案。帝善之，又为侍中李冲、黄门崔光所知。帝曾谓近臣曰：“崔光从容，范绍之力。”

后朝廷有南讨计，发河北数州田兵，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，广开屯田，八座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，加步兵校尉。绍勤于劝课，频岁大获。又诏与都督、中山王英论攻钟离。绍观其城隍，恐不可陷，劝令班师，英不从。绍还，具以状奏闻，俄而英败。后历位并州刺史、太常卿。庄帝初，遇害河阴。

刘桃符，中山卢奴人也。生不识父，九岁丧母。性恭谨，好学。举孝廉，射策甲科。历碎职，累迁中书舍人，以勤明见知。久不迁职，宣武谓曰：“杨子云为黄门，顿历三世。卿居此任始十年，不足辞也。”

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居边贪秽，宣武频诏桃符慰喻之。桃符还，具称益宗老耄，而诸子非理处物。宣武后欲代之，恐其背叛，拜桃符东豫州刺史，与后将军李世哲领众袭益宗。语在《益宗传》。桃符善恤蛮左，为人吏所怀。久之，征还。病卒，赠洛州刺史。

鹿愈字永吉，济阴乘氏之人也。祖寿兴，沮渠氏库部郎。

父生，再为济南太守，有政绩。献文嘉其能，特征赴季秋马射，赐以骠马，加以青服，彰其廉洁。时三齐始附，人怀苟且，蒲博终朝，颇废农业。生立制断之，闻者嗟善。后卒于淮阳太守，追赠兖州刺史。

愈好兵书、阴阳、释氏之学，彭城王勰召为馆客。尝诣徐州，马疲，附船而至大梁。夜睡，从者上岸，窃禾四束饲马。船行数里。愈觉，即停船至取禾处，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。

初为真定公元子直国中尉，恒劝以忠廉之节。尝赋五言诗曰：“峰山万丈树，雕镂作琵琶，由此材高远，弦响谒中华。”又曰：“援琴起何调？幽兰与白雪，丝管韵未成，莫使弦响绝。”子直少有令问，愈欲其善终，故以讽焉。后随子直镇梁州，州有兵粮和籴，和籴者靡不润屋，愈独不取。子直强之，终不从。

孝庄为御史中尉，愈兼殿中侍御史，监临淮王彧军。时梁遣其豫章王综据徐州，综密信通彧，云欲归款。众议谓不然，愈遂请行曰：“综若诚心，与之盟约；如其诈也，岂惜一人命乎！”时徐州始陷，边方骚扰，综部将成景俊、胡龙牙并总强兵，内外严固。愈遂单马间出，径趣彭城。未至之间，为综军主程兵润所止，问其来状。愈曰：“我为临淮王所使。”兵润遣人白龙牙等。综既有诚心，闻愈被执，语景俊等曰：“我每疑元略规欲叛城，将验虚实，且遣左右为元略使，

入魏军中唤彼一人，其使果至。可令人诈作略身，在一深室，托为患状，呼使户外，令人传语。”时略始被梁武追还。综又遣腹心人梁话迎恁，密语意状，令善酬答。引恁诣龙牙所。龙牙语恁曰：“元中山甚欲相见，故令唤卿。”又曰：“安丰、临淮，将少弱卒，规复此城，容可得乎？”恁曰：“彭城，魏之东鄙，势在必争，可否在天，非人所测。”龙牙曰：“当如卿言。”复诣景俊住所，停恁外门，久而未入。时夜已久，有综军主姜桃来与恁言，谓曰：“元法僧魏之微子，拔城归梁，梁主待物有道。”乃上指曰：“今岁星在斗，吴之分野，君何不归梁国？”恁答曰：“法僧，莒仆之流，而梁纳之，无乃有愧于季孙也！今月建鹑首，斗牛受破，岁星木也，逆而克之，吴国败丧不久。且衣锦夜游，有识不许。”言未尽，乃引入见景俊。景俊良久谓曰：“卿不为刺客也？”答曰：“今者为使，欲反命本朝，相刺之事，更卜后图。”为设食，恁强饮多食，向敌数人，微自夸矜。诸人相谓曰：“壮哉！”乃引向元略所，一人引入户，指床令坐。一人别在室中出，谓恁曰：“中山王有教：‘我昔有以向南，且遣相唤，欲问卿事。晚来患动，不获相见。’恁遂辞而退。须臾天晓，综军主范勛、景司马杨髌等竟问北朝士马多少，恁陈士马之盛。寻而与梁话盟契讫。未旬，综降，诏封恁定陶县子，除员外散骑常侍。

永安中，为右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，进爵为侯。虽任居通显，志在谦退，迎送亲宾，加于畴昔。而自无屋宅，常假赁居止，布衣粝食，寒暑不变。孝庄嘉其清洁，时复赐以钱帛。

及东徐城人吕文欣杀刺史元大宾，南引梁人，诏恁以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为六州大使，与行台樊子鹄讨破之。恁又购斩文欣。还，拜金紫光禄大夫，兼尚书右仆射、东南道三徐行台。与都督贺拔胜等拒尔朱仲远，军败还京。

天平中，除梁州刺史。时荥阳人郑荣业反，围州城，城降，荣业送恁于关西。

张耀字景世，自云南阳西鄂人也。仕魏，累迁步兵校尉。永宁

寺塔大兴，经营务广。灵太后曾幸作所，凡有顾问，耀敷陈指画，无所遗阙，太后善之。后为别将，以军功封长平男。历岐、东荆州刺史。

天平初，迁邺草创，右仆射高隆之、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：“南京宫殿毁撤送都，连筏竟河，首尾大至，自非贤明一人，专委受纳，则恐材木耗损，有关经构。耀清直素著，有称一时，臣等辄举为大将。”诏从之。耀勤于其事，寻转营构左都将。兴和初，加卫大将军。宫殿成，除东徐州刺史。卒于州，赠司空公，谥曰懿。

刘道斌，武邑灌津人也。有器干，腰带十围，须髯甚美。初拜校书郎，转主书，颇为孝文所知。从征南阳，还，加积射将军、给事中。帝谓黄门郎邢峦曰：“道斌是行，便异侪流矣。”宣武即位，迁谒者仆射。后历恒农太守、岐州刺史，所在有清贞称。卒于州，谥曰康。

道斌在恒农，修立学馆。建孔子庙堂，图书形象。去郡后，故吏追思之，复立道斌形于孔像之西而拜谒焉。

董绍字兴远，新蔡桐阳人也。少好学，颇有文义。起家四门博士，累迁兼中书舍人，为宣武所赏。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，绍绍慰劳，为贼锁禁送江东。梁领军吕僧珍暂与绍言，便相器重。梁武闻之，使劳绍云：“忠臣孝子不可无之，今当听卿还国。”绍曰：“老母在洛，无复方寸，既奉恩贷，实若更生。”乃引见之，谓曰：“战争多年，人物涂炭，是以不耻先言，欲与魏朝通好，卿宜备申此意。若欲通好，今以宿豫还彼，彼当以汉中见归。”及绍还，虽陈说和计，朝廷不许。

后除洛州刺史。绍好行小惠，颇得人情。萧宝夤反于长安，绍上书求击之，云：“臣当出瞎巴三千，生啖蜀子。”孝明谓黄门徐紇曰：“此巴真瞎也？”紇答：“此绍之壮辞，云巴人劲勇，见敌无所畏，非实瞎也。”帝大笑，敕绍速行。以拒宝夤功，赏新蔡县男。

尔朱天光为关右大行台，启为大行台从事，兼吏部尚书。天光败，贺拔岳复请绍为其开府谏议参军。岳后携绍于高平牧马，绍悲

而赋诗曰：“走马山之阿，马渴饮黄河。宁谓胡关下，复闻楚客歌！”岳死，周文帝亦重之。

及孝武西迁，除御史中丞，非其好也，郁郁不得志，或行戏街衢，或与少年游聚，不自拘持，颇类失性。孝武崩，周文与百官推奉文帝，上表劝进，令吕思礼、薛澄作表，前后再奏，帝尚执谦冲不许。周文曰：“为文能动至尊，唯董公耳。”乃命绍为第三表，操笔便成，表奏，周文曰：“开进人意，不当如此也？”及登阼，方任用之，而绍议论朝廷，赐死。孙嗣。

冯元兴字子盛，东魏郡肥乡人也。少有操尚。举秀才，中尉王显召为检校御史，迁殿中御史，司徒、江阳王继召为记室参军，遂为元叉所知。叉执朝政，引为尚书殿中郎，领中书舍人，仍御史，预闻时事，卑身克己，人无恨焉。家素贫约，食客恒数十人，同其饥饱，时人叹尚之。太保崔光临薨，荐元兴为侍读，尚书贾思伯为侍讲，授孝明《杜氏春秋》，元兴常为撝句，儒者荣之。叉既赐死，元兴亦被废。乃为《浮萍诗》以自喻曰：“有草生碧池，无根水上荡，脆弱恶风波，危微苦惊浪。”普泰初，为光禄大夫，领中书舍人。太昌初，卒于家，赠齐州刺史。元兴世寒，因元叉之势，托其交道，相用为州主簿，论者以为非伦。

时有济郡曹昂，有学识，举秀才。永安中，除太学博士，兼尚书郎。常徒步上省，以示清贫，忽遇盗，大失绶，时人鄙其矫诈。

论曰：孙绍关左之士，又能指论时务。张普惠明达典故，强直从官，侃然不挠，其有王臣之风矣。成淹、范绍、刘桃符、鹿念、张耀、刘道斌、董绍、冯元兴等身遭际会，俱得效其所能，苟曰非才，亦何能致于此也。

北史卷四七 列传第三五

袁翻 阳尼 贾思伯 祖莹

袁翻字景翔，陈郡项人也。父宣，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，随文秀入魏。而大将军刘昶言是其外祖淑近亲，令与其府諮议参军袁济为宗。宣时孤寒，甚相依附。及翻兄弟官显，与济子洸、演遂各陵竞，洸等乃经官府，以相排斥。

翻少入东观，为徐紇所荐，李彪引兼著作佐郎，参史事。后拜尚书殿中郎。正始初，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，翻与门下录事常景、孙绍、廷尉监张彪、律博士侯坚固、书侍御史高绰、前将军邢苗、奉车都尉程灵虬、羽林监王元龟、尚书郎祖莹、宋世景、员外郎李琰之、太乐令公孙崇等并在议限。又诏太师彭城王勰、司州牧高阳王雍、中书监京兆王愉、青州刺史刘芳、左卫将军元丽、兼将作大匠李韶、国子祭酒郑道昭、廷尉少卿王显等入豫其事。后除豫州中正。

是时，修明堂辟雍，翻议曰：

谨按明堂之义，今古诸儒论之备矣。盖唐、虞以上，事难该悉，夏、殷以降校可知之。按《周官考工》所记，皆记其时事，具论夏、殷名制，岂其纰缪？是知明堂五室，三代同焉，配帝像行，义则明矣。及《淮南》、《吕氏》与《月令》同文，虽布政班时，有堂个之别，然推其体，则无九室之证。

既而正义残隐，妄说斐然。明堂九室，著自《戴礼》，探绪求